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六

財計門

鬻法 附 鬻爵 鬻牒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鬻之得小失大○行鬻爵之策者其得也在以貲足國其失也在流品莫分行鬻度之策者其得也在以貲足國其失也在衣食徒耗流品莫分官冗也衣食徒耗民貧也夫國家所恃以立國者官與民也官則欲分別流品而使仕進者知所趍向重其身如重拱璧祿食者知所崇慕保其節如保元氣三省在念不令而嚴四知可畏居常自勵是别流品以厚士風也之初意也何可聽其流品之莫分而使縉紳

與商賈同伍士率與販夫並列幾何不褻國家名器乎民則欲富衣食而使在野者崇本抑末和氣藹然如周郊在國者務儉去奢生計沛然如禹甸三農耒耜廩食天下工女機杼衣被寰區是富衣食以厚民生之初意也何可聽其衣食之徒耗而使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幾何不蹙國家命脉乎噫是有由矣初爲官冗之繆計者誰乎得非開鬻爵之門乎夫來之以貲則有貲者進一旦無故而使數十百人得以叨竊祿位狼玷官聯是無怪乎官冗也初爲民貧之左計者誰乎得非開鬻度之門乎夫取之以貲則蓄貲者至一旦無爲而使數千百人髡落鬚髮棄去農桑是無怪乎民貧也夫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始謀失策噬臍何及盍亦遂爲之計

可也

鬻爵能得人才○朝廷以鬻爵爲備邊之計而喜功名者皆可以自效天下因鬻爵爲進身之階而有才能者皆可以自見矣甚矣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律齊也有國者惟曰寸長必録片善必庸而見於科目者固詳且悉然販繒屠狗之輩寄食無行之乃人能揚鼙鼓蹟於天造草昧之時者其可以科目言哉吁人生天地間孰不欲以才智驅馳於一世幸而輸財備邊之有途入粟實塞之有令則借是以爲捷徑媒是以爲發身亦何損於國耶

鬻度徒竊財力○知佛老蠹財之弊而後知鬻度之非良策何者耕而食蠶而衣者民之常也今觀緇羽之流仙廬梵宇

金碧相輝田壤膏腴黃雲萬頃彼其不耕不蠶安坐衣食借

僕王之第宅剝生民之膏脂其蠹財害國非一端也

經濟衛議歷代鬻爵之弊○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爵帝雖以為權時之宜而不知作俑於後世也故景帝之世上郡之旱而復修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則稍非孝文之制矣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貲而補吏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至超拜中郎左庶長告天下以風百姓則吏道雜而多端矣雖然亦可以得人也有以貲拜即為廷尉而天下無冤民者有入錢補謁者守穎川而治行第一者嗚呼作法於凉其弊尤貪況孝文作俑於先景武循襲於後是宜東都之季其弊益甚有吏人入穀

而得關內侯者有銅臭入錢以買三公者循而至於晉武帝之時賣官得錢入私門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千則賜明經出秩耗斁選舉冗濫至是極矣

鬻度其來已久○自葢公之教尚清淨而黃老之說行自金人之夢形中國而浮屠之說倡是漢人之崇尚者也然未聞鬻度其徒者自是以來元魏之崔浩蕭梁之武皇一則信寇謙之之言而崇奉眞仙之說至窮極土木而不恤一則聽達磨之言而崇信慈恕之教至委身奴隸而不憚然其時亦未有鬻度而取其貲者自南北而至於唐釋老之學尤熾度浮屠老子法者武德之君也度僧尼道士旬日得錢萬緡者天寶之末載也夫既以貲度之則利源一開不可復窒釋老之

教得以至今不滅者豈無故哉

法祖嘉猷

祖宗權宜之術○國朝諸科並建數路得人無非奉若天道至於鬻爵雖間舉行皆爲權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之請非備邊許不也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行之請非補乏則不許也或以賑水旱或以備糴本無非爲權宜之制誠以鬻爵之法雖所以濟人事之不及非所以體天道之至公故隨舉隨罷終不以爲經久之策淳熙之君臣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利則其不得已之意爲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納粟不如資蔭資蔭不如進士則其輕重之意從可知矣今日邊備未撤國用未豐舉行鬻爵之制是亦祖宗權宜之術然必得其所以處之之道可以

俯仰無愧焉處之何如與之服飾如康定之制可也與之免役如景祐之制可也雖鬻何害也

本朝以紓民力○熈寧嘗因歲飢河決而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矣又嘗鬻度牒以助常平糴本元豐中又詔歲以萬人為額而紹興以來亦嘗歲鬻以萬計矣祖宗欲豈驅良民為異端之歸哉誠以軍國之用有所未裕與其有横歛之政孰若取之此曹以紓吾民乎雖然緇黄不可以遽絶而其數不可濫也度牒不可以不給而其直不可輕也故減其數而高其直此孝宗已行之令典也今日其可不鑒于兹

時文警語 以貲得爵必濫○官至御史即輸邉之卜式也貴為司徒即臭銅之崔烈也士揭鴻都之榜下入東園之錢得

徹侯之名者有之得明經之科者有之朝廷豈復以名器為重哉凡可以充帑藏之積者惟恐其不多也在孝安時則以入穀而得關內侯在桓帝時則以百物而得司徒矣在靈帝時則有西邸之開如爛羊有尉右騶有名而冗濫滋多費耗百出者是亦徇目前之利而不計異日之害也

官冗反以蠹財○大抵鬻爵之法本以生財實以蠹財天下之人為卜式者百不一為張釋之者千不一為崔烈者比比皆是彼其未官也既以財而得官其既官也則必以官而營財計其所入償其所出不至於誅求刻剝不止也

鬻度權宜之策○今之民去而為佛老者非有損於國家也給之牒而取其直以助國計之不給豈不為權宜之良策乎

故熈寧嘗因歲飢河決而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矣又嘗鬻度牒以助常平糴本元豐中又詔歲以萬人為額而紹興以來亦嘗歲鬻以萬計矣祖宗豈欲驅良民以擠之異教之中哉誠以軍國之有所未裕與其有横斂之政孰若取此之曹以紓吾民乎

綺語驪珠

格法之嚴本有限隔　苞苴既入孰非夤緣

出身之初名曰進納　倖門一啓誰不攀援

狹商為吏唐人所譏　躐三公之爵乃臭銅之虜

美錦學製小民謂何　應列星之躔祇牧羊之隷

有用之民化為游手　解衣散財甘心誑惑

無知之民惑於異端　飽食安生不力耕桑
積貯大命固在足食　不加賦斂而可以生財
名器大柄豈容假人　無假博糴而可以積粟
轉編戶之甿而游手焉
誘中國之民而夷狄焉

當今獻策　當今出鬻之弊○試以今日之鬻法言之三歲之大比士之以科目進者凡幾人三歲之大禮士之以蔭補進者凡幾人又邊功奏名軍賞得官者凡幾人士習方病於不美吏道方病於不清豈容頻降鬻爵之命糴法之收市以本錢而拋降者凡幾牒邊城之調度以料錢而拋降者凡幾牒又兩淮城壘之修治四蜀版圖之經理凡以庸役等錢而拋

降者尤不知其幾牒良農誘之爲惰夫力作化之爲游手豈容更降鬻度之命乃今之出給無限其數幾與麻竹相等雖云可以濟目前之急而官冗民貧獨不念乎然亦無怪其然也解紛救難多用權宜之策膠柱調瑟守株待兎智者不爲誠使爵度不鬻則目前何以支撐若是則天下亦當諒朝廷也獨不知所得之貲其裨國家之用度者幾何竊意歸之黠吏豪橐者凡幾倍朝廷之所得也無已覈其出給之命使爵度不至於猥并爵焉則防其輕度焉則防其僞而又籍其所鬻之貲以建其職之事業毋徒誘之於浮費聚之於黠胥則庶乎其可

貪緣得爵之弊○國家名器本所以厲世磨鈍懋德懋功也

今乃素乏才德之人攤貲而得之則眞才實德者寧不聞之而自沮乎素非功能之徒入粟而授之則具能立功者寧不見之而自怠乎抑猶未也格法之中本有限隔而苞苴有援夤緣可攀至有不拘於正法矣出身所載名曰進納而倖門一啓旁蹊迭乘至有蔭改為任子矣吁彼之輸於我者有限而責報於我者無窮我之受於彼者一二而豢養於彼者十百而名器之濫又未暇論也

濫度而民失業○四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滅君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玄宗言之若不銓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武宗言之夫何自唐以來遞相祖襲至于今

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為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開趍者瀾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

賣收結 拯弊自重楮始○雖然爵之濫也度之濫也鬻其出帑之令誠是也亦嘗其思所以濫乎夫朝廷不得已而出鬻度爵秖緣楮幣之折閱籍此以為稱提之計也以一班半資之爵秩而獲數百萬之楮以一幅數尺之綾紙而又獲數百萬之楮亦誠便哉然惟其便也是以楮幣之愈出也若是則將罄朝廷之官爵竭文思院之綾紙不足以繼收方來之楮幣矣吁無已則有一焉往歲廷紳有請則造新楮者愚謂莫若新造一界或以三而換一或以五而換一嚴其令而必行寡其數而覈出楮既重則爵與度亦自重尚何冗濫之患惟

名與器不以假人食粟用器之家六柰何民不窮且也盜愚論如此惟執事進而教之

二弊當先去爵○雖然鬻爵鬻度誠皆濫也濫而思救其弊得無先後乎大凡財匱則鬻爵鬻度不匱則必不鬻也抑財匱之由皆入仕之流品不分娶商販無耻之夫一朝而隷於仕籍彼謂貲而可以得官從是以往取償於吏又將積方來之貲而爲若子與孫源源入仕之地財如之何而不匱財匱矣朝廷無以濟其乏於是不獲已而出鬻度牒而所度之數既多所度之人愈衆衆而坐食其害無涯而財愈竭於下矣噫貪惏進而財竭於上緇黃多而財竭於下皆輕易爵人之所致也然則欲救鬻度之弊當先救鬻爵之弊卜式得官何

捄虛耗崔烈鬻仕奚補微弱上之人盡鑿諸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䘏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書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積生於地而不乏誼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敎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陸贄奏議

歷代事實漢文帝時晁錯說上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所補者三　孝景二年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　孝武元朔元年外交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入奴婢及入羊馬爲郎　五年議令人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　元鼎初卜式數求入

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世家子弟富人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志(食貨) 成帝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賣爵賈級千錢(本紀)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言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威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錢(通鑑)時司徒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曰議者嫌其銅臭(同上)晉武帝問劉毅吾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乃不如也(晉書)唐肅宗即位鄭叔清建議諸道得召人

納錢給空名告身受官勳邑號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

皇朝典章 太宗淳化五年募富民出粟濟飢萬石乃至太祝殿直縣長咸平末河北運使劉綜言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許叔豹復言縁河州縣和市邊穀數少望許進粟授以官秩上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從之　天禧元年以高郵軍民苟懷玉為本軍助校以其出粟三千斛濟飢民故也仍許自今為例張知白曰自古入粟拜爵皆歸公廩今則不然民或阻飢自相假貸官為受領均給貧窮陛下深彰皇慈特加旌賞斯令典也　仁宗康定元年韓琦等言慶鄜涇三州調民修誠今請聽富民自願入夫修築三萬工與供職齋郎十萬工

與養取從之謚 慶曆五年張庚言詐以羌種侵擾邊費貲煩納粟授官有助軍食今干戈漸戢糴勿是澄況農稼屢登所在軍儲稍足進納之令宜且寢停從之閒 高宗紹興三年韓世忠移軍泗上恐饋餉不集乃命戶部及江浙運司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糴粟及曷戶部奏今博糴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免賜注官踐 孝宗淳熙三年御筆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之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上同

先正論建 哲宗元祐元年上官均奏豪右之家以貲受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奬厲之所不及彼固分其

卑賤豈復有奮勵之意由此觀之納粟胥吏不如蔭補蔭補
不如進士理必然也

文集賣爵陳季雅曰文帝始用晁錯議許民入粟塞下以受
爵免罪其名但不甚美然詳考當時之法最爲甚善自六百
石得上造至四千石得五大夫爵至五大夫其家始復一人
則雖納數千石止復一算又不除官其所免罪者又徒役作
既已受刑或除罪當輸於官者耳武帝初年置武功爵以賞
戰士買爵至千夫者往往得補爲吏免罪者亦禁錮等罪亦
得免之則稍非文景之制矣至後桑弘羊筦用事則不復以
空爵啗民於是入羊入穀入財者皆得正補爲官爲郎則賣
爵之弊至此極矣至于漢四年令死罪入錢五十萬減死一

等則免罪之弊至此極矣講

鬻法二　鬻爵　以甄别真才立説

策頭國家有鬻爵之法則當有重爵之意盖惟名與器夫子深惜受人以政予侳恥之爵自古之所甚重而略不有假借也後世出於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而鬻爵之法始興吁一爵之鬻一爵之輕也人主苟不知其所重之意而寓之於所用之法則銅臭之夫或以躐三公之爵而輸財見賜者或得以應列星之躔吾恐所鬻未幾而已不勝其濫矣寧不反爲國家之大蠹乎

策段鬻爵之法何始乎自鼂錯有務民入粟之請而説昉乎此矣後世或有水旱之災軍事之興往往以此爲權宜之策

夫當斯民艱食之秋轉餉不給之日不費公帑不加民賦而數千萬之財可以立辦其畫非不巧也然以天命有德之典舉而加之庸孱不肖之人他日一躋仕塗則盻盻然有取償之意故賢否貿亂官職耗糜之弊自漢自來類以此為患矣嘗論鬻爵之法其可取者有三方其鬻也父兄必擇其可任子弟必度其能受則軟弱不勝任者無有也以其既富之餘得受一階之命則貪惏無厭者無有也慮資格之有限冀其後之復遷則玩歲愒日者無有也精其擇於未用之先要其實於既用之後愚有望於上之人作成之

貲郎 張釋之文帝時以貲為郎○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

霸入錢爲官不處右職縊傳本楊氏曰取人以名不若取人以實取以名則名有餘而實或不足取以實則名不足而實或有餘世之爲取人之論者莫善於進士莫不善於鬻爵進士所取非經術則詞章也鬻爵所取非富家則豪右也以富家豪右之徒詎可以方經術詞章之士哉吁爲是説者是務名而不務實也進士之名視鬻爵固有餘然間有名至而實不至則亦奚貴乎進士鬻爵之名視進士固不足然間有實至而名不至則亦奚貶乎鬻爵必以進士爲可以取人也則以公孫弘之明經而多詐不精以柳宗元之詞章而阿附權勢況其下者乎必以鬻爵爲無可用也則以張釋之之賢而以貲爲郎以卜式之賢而輸財賜爵況其他者乎

鬻法三　鬻牒　以禁止僞度立說

策頭 度而不免於冗其蠹民也爲已甚冗而不嚴其防其蠹民也爲愈甚今夫立法於此惟幸其不至於弊焉斯可矣設而鬻度之法不幸而至於冗已爲失策于失策之中而僞造者最宜禁絶禁當絶而不加禁絶是將不復再出新度乎然未保新度之不再出也既新度嘗再出也而又使僞度雜出於其間則其弊也不止於冗其失策也不愈甚乎是以僞造之禁不得不嚴著在令甲昭如日星則眞僞之間庶無相亂之患而鬻度之令庶可行矣

策段 夫度牒之爲民病久矣惟以兩浙緇羽之流之言仙廬梵宇金碧相輝沃壤膏腴黃雲萬頃彼其不耕不蚕安坐而

食以至老死者皆其僭王侯之第宅剥生民之膏血盖韓愈
所謂食粟用器之家六而民之所由以窮且盜者也所謂民
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焉者也其爲
既已如此則防其度牒之僞冒當如何
切謂當今國用匱乏正患鬻度之資不足以充其出給之費
何能罷免而不度乎夫既不免於鬻度于鬻之之中謹防其
矯僞可也利之所在人固有冒死而爲之者誰謂度牒之無
僞乎不無鬻造而不必關防可乎苟僞造之禁不嚴則犯之
者日以衆歲鬻之限不立則得之者以爲輕欲民之不犯雖
貴之死可也欲得之之不輕雖增其直可也昔裴冕在唐爲足
用之策且欲廣度僧道收資以濟軍實其術固出於此也爲

今之計愚願因之而曲為之防不亦可乎

事類　後魏明帝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

唐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遣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肅宗即位鄭叔清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召人納錢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並唐志）

本朝太宗雍熙二年詔自今經講精熟者方許係籍（政要）至道元年上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僅四千餘人聳然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餒者近世一夫耕乃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重困當降約束（長編）仁宗熙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若於無事時力為陳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禁

衣稍去度牒之冗從之賣度牒葢始此　二年王安石奏事上問曰程顥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未達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三年涇原路安撫司言本路熟户蕃部闕食乞降度僧牒上批賜五百道付陜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賑撫之　六年兩浙提刑司言潤州旱甚乞發倉廩或量給度僧牒及紫衣師號敎募人入粟以備賑濟上從之　高宗紹興七年進呈推貨務出賣祠部欲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縣將科敷於百姓矣　十三年上曰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爲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

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　孝宗淳熙四年趙雄奏昨准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南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上曰朕却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illegible]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始鬻之紹興中李仲永爲上言今歲鬻度牒萬道是失一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上納其言十二年既罷兵遂不復鬻三十年聞虜欲敗盟始放度牒九年之間鬻十一萬道乃權行住罷頃耒晦翁爲浙東提舉遇飢歲亦請度牒于朝以備糴濟蓋自紹興以來已爲緩急所仰不可復廢矣雜記

孫洙曰國家定令宗室妃主外戚及大臣之家皆得度僧造寺臣所大惑也夫宗室妃生而請度僧造寺唐景雲中太

平安樂之亂制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大曆中王縉元載之惑
於左道也今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臣恩
不顧襲景雲大曆之弊也今貴戚近親干請僧牒招通賄賂
瀆亂聖化皆非治朝之所宜有也歟胡寅曰佛教行乎中國
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
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獨
見欲否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其化之之迹
善革弊者不示其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
萬物之道誠欲廢弛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
又不利其鬻度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
矣曾見 獻策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七

財計門

榷法（附）　榷茶　榷酒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在民在國之說○古者鹽之利在民後世鹽之利在國利之在民民自得以遂其生三代聖人事也吾不敢以望後世利之在國國猶能以資其用漢唐以來事也亦未至大戾於古夫鹽之為利其來尚矣青州之貢夏存定法未聞有榷也煑鹽有令周立成規亦未聞其有禁也聽其在民而不籠於官付之於天下而不肯罔利於公上民生斯世仰事俯育皡皡如也家給人足熙熙如也此三代聖人亦何如是

之寬且大也故曰利之在民民自得以遂其生者如此世衰三代昔之在民者轉而在國矣咸陽孔僅作俑於漢搉始行矣劉晏包結效顰於唐禁始嚴矣取之於下以佐國用之末紓斂之在民以助國費之不足國於斯時經費不出尚可籍也用度多端猶可支也此漢唐以來亦甚猶所不獲已也故曰利之在國國猶得以資其用者如此

權宜經久之說○開利源以濟一時朝廷固當為權宜之計以一方而濟諸道朝廷尤當思經久之謀夫鹽之搉久矣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者其用在民其利在國浮鹽者其用在民其利亦在民在國者國得而用之在民者國不得而用之也然有不當用者亦有時而不得不用也夫通州監饒海陵

棄珠鹺竈無烟鹵池染血正鹽之利絕矣于斯時也當門之
慈悲味寒闤闠之鹽梅氣淡發公私之嘆者猶不忍利源之
開吾恐日乏千金人添菜色一時之急何以紓之此蓋不得
不為權宜之計也然而潮波黑誌循水彈丸近給江南遠通
吳越浮鹽之利乏矣于斯時也粟南之葵素霜乾梅外之關
津路斥為通融之計者猶欲為諸道之濟吾恐天產不資河
潤難及一方之利安能給之然則此又不可不思經久之謀
也
推當行以正大〇論法而及於利難言也抑於精密之中而
不失其正大之意則得矣嗟夫利至難言也利生於彼此之
相形也得於此則失於彼矣厚於此則薄於彼矣有餘於此

則不足於彼矣損天下之利盡以予民租賦無所求征榷無所取固豈不可然而豁道也國家之費浩瀚宏博會是何以濟之是以斡旋轉運不遺絲髮斟酌劑量細入毫芒其法至精而至密也或者由是以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搜羅既悉旁緣無藝是故法本明白而簡易也或流而爲深晦詭秘法本通達而逕直也或轉而爲苛碎繳繞彼此交相病而正大之意失矣

鹽法議在民在官之由○昔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用始與當時鹽雖入貢而與民通用也周官以鹽人掌鹽而鹽用始重當時鹽雖有官而未始不在民也至管仲以魚鹽富國以功利相君著海王之篇與鹽筴之利本三代聖人正大之

用而為後世自私之謀至使禁榷之法與古今相為終始𢙣之鹽利至二十倍於古漢之山澤以為私奉養則鹽之在不民可知矣然漢初隄防未密搜取未悉吳王賁濞雄視一方猗頓之富與天子埒漢初猶有遺利在民也自鄭當時一旦薦齊之大鬻鹽者而鹽之在官始悉於是懼其無所職掌也郡國置官三十有九而鴈門沃陽有長城焉又懼其無所監臨也鹽官之上又有鹽長官焉又懼其無所稽考也則又舉而一之於司農水衡之職焉上下相統一孔不遺咸陽孔僅之徒鞭箠殆盡而民始告病矣至元帝雖嘗罷之未幾復置是以終漢世而不變此君子重始立法也利開不可復窒○厥後魏因衛覬之言而置鹽官陳因虞荔

之言而立鹽稅沿歷至唐始爲軍國大計焉鹽之池十有八鹽之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第五琦劉晏講明備盡天下財計鹽利居半官兵諸費皆仰給之其後軍費日滋鹽價日踊有以數斗之粟而易一升之鹽民有不勝之病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而不可復塞推原其故管二子不能逃其咎也

茶鹽皆入征搉○孫皓於吳而急足國故茶稅之說始興管仲於齊而圖伯功而鹽筴始起洪陽孔僅行於漢張滂趙贊用於唐原其初心亦豈恃此爲經用哉不過權一時之佐用爾武帝外事四夷用度不足故弘羊孔僅爲之領鹽鐵至於趙贊稅茶之議亦嘗幷及竹木蓋用是以足常平之本而備

凶荒其後因張滂有定估之說始什稅其一豈曰蓋籠其利
曾絲粟毫毛之不貸哉千金之子與閭閻爭錐刀之末議者
尚鄙其失體有天下而與愚民爭利謂之何也

洪祖嘉猷鍋戶浮鹽之弊○國家資海之利淮東爲最乾道
間遂陞晏清亭丁旱繁歲額以袋計者六十五萬有奇舉浙
東西漸路僅三分之一然而始壞於湖海之變再壞於逆全
之亂比年興復視昔愈艱何哉昔鍋戶絕少今蔓衍諸場紹
定辛卯之春江淮大司招誘鍋戶收買浮鹽始自鹽城今則
幾遍海瀕惡少無賴着者皆爭趨之自是鍋戶與亭戶對立
浮鹽與正鹽並行私販之徒陸輦水運以千萬計挾持兵器
聲勢喧闐巡尉弓兵不敢誰何脫遇風塵之警嘯聚生事何

止侵奪國課而已

祖宗寬弛鹽権○始焉在民則民利中焉在國則國利其後在官吏則民無之國無之而徒爲官吏之所有民既窮國亦匱則有者亦終於無也有官君子盍亦念諸亦獨不覩諸我朝之故事乎國家強不如漢富不如唐縱有大經費大用度常用之外一毫不取故河北鹽令除於開寶福建鹽禁除於興國昌州虛額則去之四川鹽戶之令則去之四川鹽本之制則又免之蠲四川之虛額罷廣南之榷賣苟可利於一切不靳祖宗惠養生民之政真天地父母其心也良法美意豈可行於昔日而不可行於今邪

時文管見 榷鹽徒歸之吏○嗚呼漢唐以後榷鹽之政一切

付之於官吏之手矣最猶曰移東易西將以佐公家也今不歸公家而歸私室矣最猶曰支右撐左將以助邊儲也今不充邊儲而實囊槖矣最猶曰截長補短將以備不虞之調度今則借不虞調度之需以益其壟斷罔市利之術已計得矣如國計何國計虛矣如民計何甚矣民之無聊而國亦無所恃矣故曰下不在民上不在國轉而歸於官吏之手國與民兩無所利者又如此

浮鹽正鹽得失○且浮鹽之與正鹽何如哉正鹽之所產者四浮運之所產者一以一敵四則其所產不如正鹽也正鹽之所鹽以舟浮鹽之所運以陸以陸較舟則其所運不如正鹽也正鹽之為用以數道給數道浮鹽之為用以一方給數

道以一方比數道則其數用又不如正鹽也而況廣之民以鹽爲生一旦而利歸之官則亦一旦而害歸之民是利害之際非正鹽比矣廣之地素多盜販一旦而官估浸高則亦一旦而私販者衆是商販之際非正鹽比矣廣之鹽久無征額一旦而取爲常賦則亦一旦而有興利之名是名額之際又非正鹽比矣或通江湖或通虔吉通之誠廣矣不知行之十年能如此通否或摧之埸或摧之商摧之亦是矣不知行之十年能如此摧否若猶難也毋亦借泥米以濟興元之飢運淮錢以應中興之急權而施宜不得不爾至如田幹青幽之貢通融齊魯之利尤當爲經久思也

青州之貢夏存舊法　高山之巔可以採
煑海有令周立成規　斥鹵之濱可以煎
盡利取民斡山煑海　熬波出素利源皆斡於公上
託名足國囊帛櫃金　煑海與利夫役悉擾於民生
買薪搭舊而分數增　假單期之名販運者凡幾艘
挨前作後而資次紊　勒市肆之售散鬻者動千計
利權分潰販易孔艱　價同穀粟民興食淡之嗟
醝貨經從公私莫辦　利奪江湖商有失業之怨

當今獻策

當亟經理淮鹽（〇）祖宗時解安猶有池今盜區矣
祖宗時川陝猶有井今敵境矣所恃者淮而淮之鹽今又蕩
爲腥血之場矣嗟夫國家三百年生聚之民所飲食者在此

爲民既無以為措手足之地國之為國亦何以永壽脉之大命乎士大夫有仁心者宜於此乎凜凜矣

主意收結

吏道清鹽課辦○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亦在士大夫之間相與勸勉之而已少移為已之心以為民略轉為家之念以為國當如范仲淹之議弛其禁可也毋如王拱辰之請摧也當如張奎之奏除其禁可也毋如張象中之增羨也夫如是則下可以少寛民力上可以少紓國一計舉兩得尚庶幾焉不然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之人也是又在桑孔諸人之下

摧征當防吏蠹○起觀時事憤激思袁渉陵已如秋風之斷梗日落一日通州又如草間之畏人步退一步吾恐以安邑

者臣僚上章一則曰正浮並馳而浮鹽日重遂指此以爲方今之病一則曰浮鹽奪於正鹽而無賴之民竄逐以爲今日之害嗚呼此固今日之病且害也然於天下之民果何所利而不思所以寬之一分乎利之在民吾不得而見之矣見之於在國亦可矣今不在國而在吏向也摧鹽置使徒以重擾煩之弊繼而鬻鹽在官不幾自爲商販之徒以至吏胥之掊克弊倖之百出又不知其幾問之則曰邊未撤兵未輟餉未絕吾姑爲是權宜之舉將以給糴本之費將以爲稱提之助然則然矣使果爲糴本果爲稱提猶可諒也今也借和糴之名以聚斂假稱提之說以掣攫名爲和糴實則寇攘和者激而成怨藪矣名曰秤提實則損抑提者擠而墜之淵矣民之

三百年蓄養之卒所俸給者在此軍需以鹽和糴以鹽一旦
而盡棄之敵無一人能爲國家辦者而乃仰給於一隅之廣
果何以爲經久之謀乎爲今之計欲紓目前之急固不得不
倣慶歷之論以通江湖之販尤不可不思淮海之貲不可捐
以與人固不得不置天禧之亭戶以折廣南之賦尤不可不
念南渡國計惟賴淮鹽能置官以摧廣場豈不能經理海陵
之舊治能建議以通廣販豈不能修復通州之故基特在乎
區處何如耳

鹽課歸之吏胥○比年以來鈔法屢變鹽課弗通一二年前
厥直無幾循至于今何至倍蓰甚至雜之以灰土加之以泥
礫民生無聊淡然無味此等氣象豈宜見於聖明之朝邪邇

而給京師尚猶泛泛廣東西之不科抑愈甚悠悠天下事豈堪與此輩道邪抑愚又有說焉今之鹽利惟願歸之國家不願歸之貪吏惟願歸之諸道百姓不願歸之一二奸胥歸之百姓則國沓其利民賴以生亦公私利也歸之貪吏歸之奸胥則民受其弊國蒙其欺真利中害歟咸陽孔僅之榷鹽豈不勝於吳王濞之煑海專利河北民之聽其商販不猶愈於福建吏之因緣為奸天地之所産風氣之所宜正以為民為國爾豈為貪吏奸胥哉愚生身履斯地目擊斯弊念至熟矣執事毋謂月書之泛言

故事源流

禹貢青州厥貢鹽絺号 周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

百司之鹽禮齊威問何以爲國管子曰惟管山海爲可耳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筦海王篇瀕吳王濞東煑海水爲鹽前本傳孝武帝財用匱竭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　昭帝即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弘羊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不可廢也廼罷酒榷　元帝時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食貨志　宣帝詔曰鹽天下之食而價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本紀　唐鹽池井皆隷度支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晏之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罷陳

少游奏增錢江淮豪賈射利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其後鹽鐵使李錡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鹽法大壞多為虛估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張平叔議摧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宋朝典章 太祖開寶三年除河北鹽令　太宗雍熙二年鹽鐵使王明請開江南鹽禁聽商人販易收其算從之 續長 真宗景德元年宋台符請以戶口市鹽錢數均於部民令隨夏稅送納見錢從之 會要 張詠知杭州民多私鬻鹽官屬請痛繩之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 續長 祥符九年張象中言解池

有遺利上曰若過求增羡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仁宗天聖六年張綸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　七年上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制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　八年有上書言縣官榷鹽得利微而爲害愽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感慶王隨畫通商五利上之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交鹽兩池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　慶歷六年王堯臣主計凡三年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堯臣曰虁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是重困也雖小有益

將必大損矣上善其對　王拱辰為三司使復建議悉推二州鹽張方平曰周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上大悟以手詔罷之

高宗紹興六年趙鼎奏建康入納鹽錢甚盛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三年不變比之常歲增多緣年十六年進呈淮東鹽課增羨推賞事上曰法不必改只循其常若改易雖有增羨欠年必虧太抵民食鹽每歲止如此十七年上曰近有布衣言福建炎法利便朕謂法或未便須議損益宗祖成憲倘利於民自當永久遵行何必改作哉聖

先正論是　孝宗乾道元年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蓋有未去之弊三亭戶終歲勤動適足以資寄居之請托一也煎煉

之初而監司頗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稱之息二也多藏私鹽以規厚利猾胥共爲表裏互相蒙庇三也　乾道三年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五本錢不支減尅糜費一也影帶私鹽未嘗檢察二也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雜而私鹽眞三也未嘗警捕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官敷賣食鹽多給虛券其見在鹽却封樁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不願請鹽只納數數之半以貼陪官積累陪貼將官鹽貯之別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官均分則謂之請鈔鹽五也

文獻通考李泰伯曰彼鹽之來遠者踰江湖歲於波月於風焉近者亦百數十里踰隄堰宿陼於焉卒之窮吏之猾者家

於是食於是私賣其什之二而足以他物固其常也畢薤而倉儲所掌之又人私賣其什之二而足以他物無藉公鹽常失其半而半他物焉公鹽貴而污私鹽賤而潔山澤之毗城邑之豪競食之切販者亦交馳焉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或食糞土利輸於奸而官之糶益少鹽益滯矣

東萊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原禹貢青州貢鹽絺此鹽之見於經管仲相威公始興鹽筴以奪民利雖漢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祖管仲之鹽法始禁搉至昭帝世賢良文學請罷鹽鐵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搉不能廢元帝雖嘗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利源一開不可復塞本朝淮鹽最資國用國初鈔鹽未行是時建安

軍置鹽倉乃令眞州發運在眞州李沆爲發運米轉入倉空船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諸路得鹽資綱運而民力寛自蔡京秉政廢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爲鈔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日時各以所適之地遠近爲差蔡京專利罔民所以鹽法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閲甚多鹽法論

南豐曰太祖知百姓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寬鹽價於海瀕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邪遂置其議既平五強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雖歛少而用約也

自時以來兵籞既衆費用益滋錮利之法始急於是首鹽課則劉晏古深茶稅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名騁其意而助之者浸廣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榷法二　　榷茶　　以榷取茶課立說

【題頭】理財而及於榷茗固可謂精密之法制榷茗而關於是國不可無正大之意見昔者先王盛時林麓山澤固各有禁然禁之有時而予之則無吝嗇泰滯以下雖鑄山煑海之有征算商借緡之有令而獨於茶務一節猶未暇焉今日汾博制必以祖宗之更革先正之講明其至精至密為法已極惟能於禁網苛細之中而寓寬大之節目於條綱嚴肅之內而

存中正之準繩則吾民庶有瘳乎

策問嘗以國朝榷茶之說而觀之曰榷務曰貼射曰交引曰三分曰三說曰茶賦紛紜不一然論其大要不過有三端在官一也通之商賈二也賦之茶户三也意賦之茶户極矣孰知異日均賦之外復有榷之之法民堪之乎茶地出租可矣孰知異日無茶之所亦例有租錢之輸民堪之乎噫民病矣其可不爲之圖哉

禹貢任九州上地所宜而無茶一字周禮列祭祀賓客之名物亦無茶一字夫茶充於味而饒於利何盛於今而不用於古乎自唐陸羽隱於苕溪性酷嗜茶爲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其後常伯熊嗜之玉川子嗜之江湖散人

嗜之故天下益知飲茶回紇入朝亦驅馬市之矣習之既久民之不可一日無茶猶一日之不可無食故茶之有稅始於趙贊行於張滂至王播則又增稅至王涯則立榷法迨至我
朝往往與鹽利相視等賓主設禮非茶不交而私家之用皆仰於此榷商市馬入衛置使而公家之利全辦於此茶至是而始重矣

事料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吏閱商錢竹木茶漆稅十之一及涇原兵反竹木漆鐵之稅皆罷　貞元九年張滂奏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即位王播乃增天下茶稅李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

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置榷茶使徙民茶植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洪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

本朝太祖乾德三年榷蘄黃舒壽廬五州茶歲入百餘萬緡通太宗興國八年樊若水增江南官茶所市之直繼眞宗天禧二年孫奭言茶法屢變非示信之道望遣官重定經久之制限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時言者愈多不過欲惠小商優園戶朝庭亦嘗差優其直饒其給大抵各茶之出而須

錢實京師故法不能變言者但專浮論而不切於事理未幾
頑出知河陽事遂止[illegible]仁宗天聖元年國朝榷川陝廣南茶
聽民自賣買禁其出境餘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
舒壽光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採茶之人謂之
園戶茶出境則給券商賈入錢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
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縣官鬻茶景德中至三百六十
餘萬此其最厚者也自西北宿兵既多因募商人入芻粟給
券以茶償之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虛估秘之
皆入豪商邊備日壞茶法大壞因行貼射之法豪商大賈不
能爲輕重孫奭等言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請能貼射法自
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illegible]嘉祐三年沈立乞行通商法令

園戶出淨利之半餘收商販之稅命三司置局議之通畧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王師心乞改茶引事上曰茶鹽禁榷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聖政孝宗乾道元年上曰祖宗茶法已盡矣誠不可更變　淳熙六年胡元質奏蜀茶自熙寧罷通商一從官榷課息歲不過四十萬迨軍興改法買引繼之聚斂之臣增立重額遞[illegible]益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有司迫於定額按籍以事誅求遂與茶馬官置局委官推劾增虧之數所合減放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畸奉旨除放遠民交慶聖政太宗時張洎奏官榷茶山利歸公室衣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其弊一也銖兩之茶即該憲綱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其弊二也茶戶迫於

寒餒日有逃亡茶園陷於奸倖歲有荒廢其弊三也舉而棄之其利有五、李太伯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賴焉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買賣聽其自爲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稅以此較彼殊途一致耳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賣之必售賣之售則商人衆商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所以伏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商則當安行其路自實官府入稅多矣況下滯本泉不煩威獄利國便人莫善於此　胡致堂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張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而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搉之而強力惡少竊販之害興甚則盜賊出焉在公

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勿恤也其原在於得數十百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易而薄其征可也管見呂東萊曰物有至薄而用則重者茶是也夫茶之為利上世未嘗有之雖桑洪羊之推利而興鹽鐵酒酤之禁猶不及此自稅之始於堂之趙贊而榷之又起於王涯茶之利始開矣其後雖沿革不常而時有損益大要不過歸於兩科而已苟欲迹之私而俾盡歸於公上則以榷為勝幸其足以行遠而利均於天下則以稅為適是二者盡有所患特在乎法之所制吏之所行皆如何耳

榷法三　榷酒　以榷取酒課立說

策頭天下無良法也得其人則法良天下無弊法也失其人則法弊人也者其法之本原乎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其來久矣況榷酤乎榷酤之法佐軍需也官自酤之民亦安之無豪又擅利之弊無富武家斷之患其法不亦善乎往往坐之非人行之無策以漓薄之味而撻之以高價苛以酷之威而行之以抑配民有吉凶慶弔之賓未至而胥徒數酒則至矣家有冠婚姻親之禮未行而官司數酒則行矣貧民下戶何以支吾嚴刑峻罰何以堪處若是者法之弊乎謀國者當知所務矣

策段祖宗成法一定歷代遵守在太宗時則除諸州官酤罷天下酒榷在眞宗時則聽江南罷榷之奏卻淮南增課之請

其在仁宗時則效古者禁群飲之議嚴村鄉增酒場之令仁心仁政蓋相與世守之不容以易也熙豐憸人變亂舊章王安石以酒不可弛之語倡之吳居厚以酒可增稅之事實之甚者既散青苗以斂平民之息又致說法以斂青苗之本多張酒肆廣爲聲樂恐恐然惟恐斯民之不飲也

榷酤之弊在官者有五而在民者不與焉何謂在官之弊五創局置吏按月給直冗長無名出入旁午所以爲此曹之耗蠹者其弊一也糯米輸官歲有定額常數不足糴之於民所以爲吏奸之侵欺者其弊二也醞造法雖備色目監臨少緩麴糵即斷所以爲價券之減尅者其弊三也迨夫列醞波流萬壑山積紀之以鄉曹者雖有司存矣移東西補以虛爲

實而陷失於官吏之替代者其弊四也酒入若干錢出幾何納之於帑庫者雖有定數矣名色旁緣支破無極而漬溢於官吏之槖橐者其弊五也積是五弊欲望其豐財以裕國豈不難哉

事始　禹惡旨酒（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弗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書酒誥）　萍氏掌幾酒謹酒（周禮）　漢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　文帝詔食常不足為酒醪以靡穀者多歟　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紀）　昭帝舉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酒榷洪手以為不可廢丞相千秋奏罷酒榷（漢食貨志）　元帝時賈捐之上書曰令天下人賦斂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尤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魯康言唯

酒酤未榦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百禮之會非酒不行請法古令作酒開爐以賣麯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大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分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志

本朝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曰昨言事者以興搉酤便於民而佐用度朕不得已而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除諸州官置酒搉酤舊造麯鬻仍除益州歲增麯錢六萬貫繼眞宗咸平五年命李士衡李浦詣陝西諸州增酒搉之課時士衡言陝西搉酤尚多遺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度其事可濟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十五萬踰月景德四年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搉酤競以增益課利爲功煩擾特甚上曰地產財賦及民間費用固不能相絶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乃詔立爲定額自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奬　仁宗乾興元年詔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初上封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

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節用之義故條約之詞上神宗熙寧五年上曰鹽酒之法既未可弛即須嚴禁王安石曰陛下雖致治如唐虞時鹽酒法亦不須弛若欲推利與民惟須農而已未作不禁更能害農非堯舜之政長編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上曰福建酒前後欲推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太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繫年錄孝宗淳熙三年范成大奏陛下念四蜀酒課虛額之弊蠲上供錢四十七萬爲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百萬生靈鼓舞驩乎聖政東南酒課之入祖宗時悉以留州慶曆二年王琪始請增價以其錢上京自後提舉司學事司經制司轉運司各因事增添建炎四年縣增軍期錢自是總計司都督府又施增之繫年錄寧宗朝眞德秀奏酒之有推

本朝家所籍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可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務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全永柳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更攷諸故牘稅酒之法實始於紹興元年倡優當壚嗜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羅之卒旁午遮道逋逃坐之人填溢犴圄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與服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民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少有儲嫌動相誣訐人人裹足糯米收糴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類歉之

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勤牙儈科率卅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　臨川曰昔桑羊興摧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遽能屈眞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臨川吳萊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至於盡執拘以歸于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及其再更景帝以歲旱禁酤酒比古人已自不同恐耗米穀民食不足猶有崇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洪羊建推酒之利佐武帝用兵興宮室之侈靡延于隋唐皆如此前面二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王荆公開利門新進苛刻之徒布在州縣青苗固收利息於散青苗之時又多張酒肆廣爲聲樂眩耀人之耳目今俗謂之

設法蓋自此始有欲納民於有過之地

權酤論

錢文子曰漢法三人無故羣飲則罰金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酺以適一時之歡是非禁民刑特為是隄防也懼其為酒醪以糜穀故也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悉盡獨以酒酤之利若徐徐而未榷至天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榷取其利以資國用行之纔十四五年昭帝因賢良文學議而罷之乃令民自賣酒以榷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價使不得厚取民則此猶仿世所謂萬戶酒也至宣帝則復禁民酤酒詔郡國二千石嚴於鄉黨酒食之會所以還漢初之制而非有利於民觀暴康言於王莽曰鹽鐵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則知自武帝議罷之後至王莽之初猶未急

於酒利也愚不知今榷酒之利何如是其亟也制度
其獻箴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八

禮典門

祭祀 附 明堂 郊恩 廟享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禮之本禮之文○有禮之本有禮之文下之議禮固當攷其制以論其文上之行禮則當明其制以求其本蓋對越於此心精誠之至者本也而纖悉於制度文爲之間者文也非本不立非文不行文之不修而無以稱其意議禮者固病之若本之未至而徒以詳其制亦何取乎哉夫人君之心莫重於敬天事天之禮莫嚴於郊祀古人以爲天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本不可以不報於是乎有郊報之禮而天地之

靈非可以文歟也誠不可以不盡於是惟誠敬之尚故貴質而不貴文潔齊簡而不貴瀆陶匏可薦稿秸可陳亦不以為褻大羹不致粢盛不鑿亦不以為陋其所以陟降左右對越而無愧者蓋不特齋莊儼恪於親執圭幣之頃而累於靈承於精禋交通之際茲固所謂禮之本也至如歲事之必有定時歲祀之必有定所禮樂之必欲其備器服之必合其宜此特其文之不可略者先王制禮必不苟矣人君之行禮者安可不戩其誠敬之實意而徒論其文哉

盛禮盛德之說○有昭事天地祖宗之盛禮有昭格天地祖宗之盛德禮也者發揮於儀文而符精禋之交者也德也者涵蘊於心術而妙感通之本者也禮雖行於昊德已盡之餘

而德益盡於是禮已行之後則天地祖宗之所以眷佑國家者無窮矣夫人君受天下天地祖宗之天下也表場於兩階而授以正中之位休儲於列聖而畀以無疆之服大業方固丕圖堅凝必有靈貺以彰景命鴻休既集寵祐日盛必有茂典以伸虔報彌文縟典黼藻海宇上儀不務輝映乾坤豈徒舉彝憲輝美觀而已精純之忱意藉是以潛交於冲漠之表衷懿之孚誠假是以默通於杳微之地于以眷佑相之休于以盡祇承之實于以祈綿遠之慶昭事之禮何如其盛也然德與禮常相爲表裏而禮之行要必有德以爲之本蓋天地之所輔佑者德也祖宗之所啓佑者德也是德之妙續而不窮運而有常後有加乎前新不替其舊極而貫通於事物周

流於宇宙冲薄於上下則福本日固而乖氣可以潜消也慶源日衍而亂萌可以陰窒也和應充塞窮無蘊鍜休符昭著壤有呈祥而時和不期而自導妖沴祓剔薄海澄清戾氣袪除普天寧謐而兵患不期而自弭昭格之德其盛固如此也

稽古偉議 祀禮視時豐殺○嘗攷六十四卦在豫曰以配祖考在萃曰用大牲在鼎曰亨以享上帝在渙曰王假有廟夫祭之由來尚矣於豫通之時乃可以崇德於萃聚之時乃利有攸往於鼎盛之時乃可以亨於渙發之時乃可以享何者禮隨時而繁簡祀因時而舉行時和歲豐報其所受則祀正祀也庸何傷乎蓋祀典至虞周爲盛舜之時類于上帝祀天神也禋于六宗享人鬼也望于山川祭地祇也若是而交三

靈亦至矣而必曰徧于羣神則百神之在祀典者欲無不舉可知矣成周之盛文以文德清廟祀焉武以武功執競祀焉昊天有成命郊祀報焉若是而叅郊廟已至矣而必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則百神之在祀典者欲無不周可知矣毋亦以舜之時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故類禋柴望之名得以脩帝堯之所未備周之時制禮作樂庶事無缺故司中司命之祀得以紀昔人之所未紀歟

祀禮有本有文○人主儕天地之隆荷祖宗畀付之重惕然懼其無以稱也於是郊見大報之禮行焉凡所以修舉彌文昭格上下使三光全而寒暑平陰陽調而風雨順百靈降休萬姓蒙福者豈區區在於制度之詳略哉必有為之本者矣

是故有偃武脩文之功則柴望之舉可以告成於上帝有穆穆廷衡之烈則尊祖配天之祀可以發揚於聲詩儒者本原之論亦觀諸此而已王鄭賈服諸儒不能推明其本以起豎典方且執聖經而附會其說黨同伐異是彼非此徒使世之人主拘牽於禮文制度之末而所以為一念昭事之誠者漠然不加之意焉果何益於人主事天之實哉

法祖嘉猷 祖宗祀天之制○郊禋之禮尚矣稽之國朝其故可得而知也天地並祭自太祖始祖宗並配自真宗始而三歲一郊則始於真宗至仁宗而定亦嘗攷論其故乎合祭之制始於乾德太祖之世凡四行之自太宗以來或五郊或九郊或一或三皆用舊制其不合祭者元豐六年之一郊耳分

合之議至元祐而定然其制實自太祖始也以太祖太宗並配始於咸平眞宗之世凡五行之自仁宗有同侑或迭配或以嚴父或以始祖其爲制不一而祖宗並配之制迄元祐而定然其本則自眞宗始也乃若三歲之制肇於眞宗而定於仁宗太祖十有七年而四郊太宗二十有三年而五郊至于眞宗大率比及三年而一行之逮至明道而後三年之制定矣雖然此祖宗之制然也不求其制而求其心則先聖後聖其歸一揆又何可以異論是故屏去葦茹天子身行之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矣前期洗沐與百官共由之則彼此奔走封域在天矣郤黃𢖍以登其禮也恭虛小次不入其心也誠乘輿服御並從儉約毋勞民也青城帟幕務從簡省毋傷財

也呂公著有言古之郊也存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而已噫全帝王之純誠略漢唐之末節其惟我祖宗乎

祖宗行禮之時○國家列聖相承尤致意於郊丘之禮固非以虛文侈於為也禮行於十一月之至日者乾德之禮也則有取於三代冬至圜丘之制度矣禮行於四月之吉日者開寶之禮也則有取於三代孟夏大雩之意禮行於九月之季者景德之禮也則取三代季秋大享之意夫法古之禮而不徇古之文此祖宗之所以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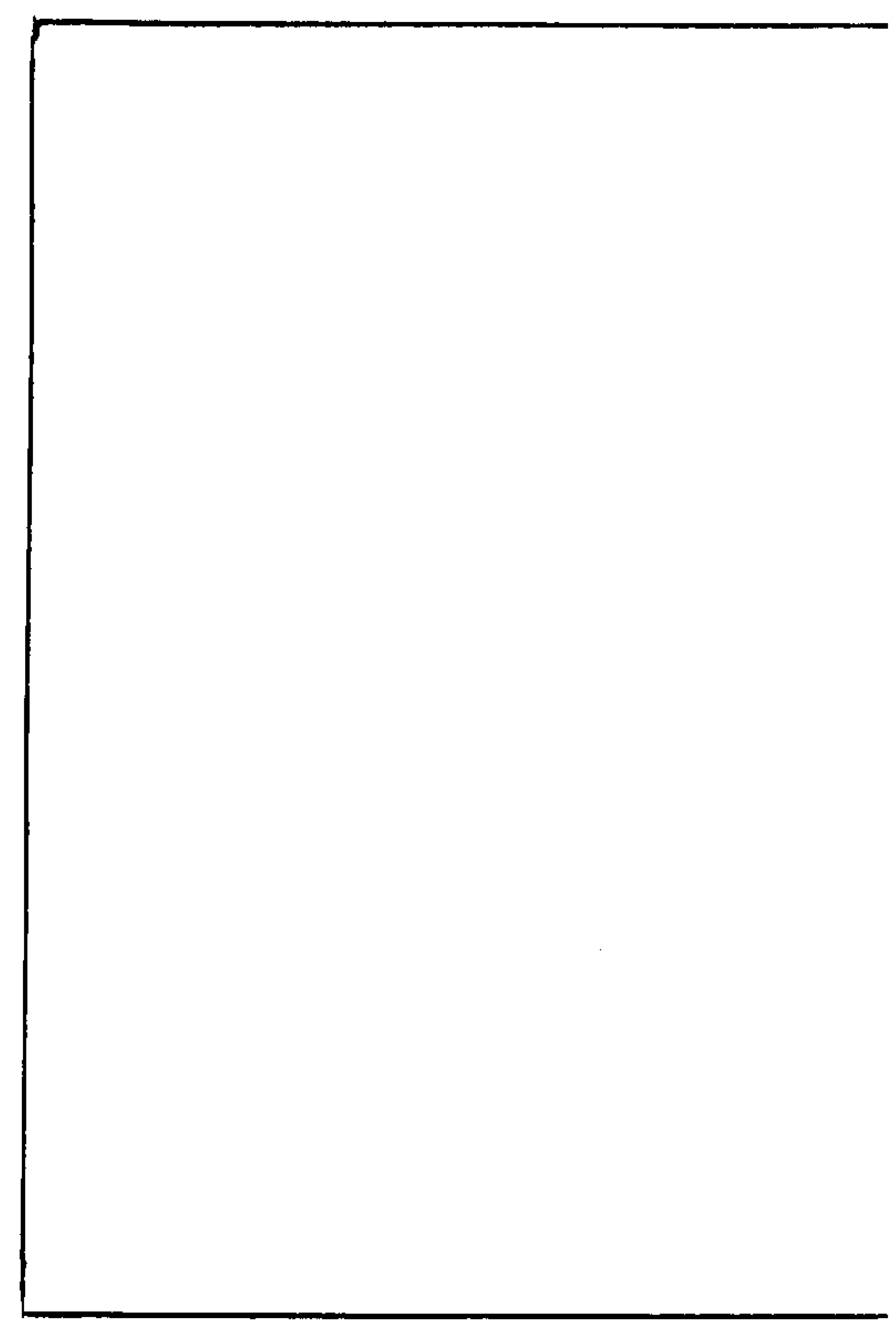
時文警段 郊祀當盡其本○壇兆之非古無害也名號之非古無害也祭之分合服之文質未合於古亦無害也而祈天永命之實苟無愧於古焉是亦古而已矣禮莫重於郊郊莫

重於始仰對皇天而大報俯勤法駕之親臨郊見之初豈非
禮之所甚重歟重之當如何非必後壇場圭幣之儀盛車旗
禮服之飾而後爲重也非必定南北分合之儀酌文質損益
之宜而後爲重也內觀諸心必極其敬畏而無一言一動之
愆外觀諸人必加以撫摩而遂相生相養之願然後可以事
天而爲知所當重矣否則皆虛文而非實德也
心敬而禮可舉○且國之大典莫重於祀所以報天地祖宗
歷年之佑者此也所以祈天地祖宗無疆之休者此也精神
之感和氣之應也心術之通精祲之交也五行者五常之行
氣也庶證者五事之影響也故心曰天君曰靈臺弗求諸天
求諸心足矣心定則天定天定則天下之勢定此必然之理

也如堯舜之精一傳心湯之以禮制心文王之翼翼小心武王之無貳爾心則郊焉而假廟焉而享以之得天地之心保民物之命可也又豈待於默求陰禱以徼福於事爲之間哉禮不以文廢本○制之中有意存焉名之中有實寓焉故古人不徒具其制而必推其意不徒泥其名而必副其實者正以天地眷顧之隆祖宗畀付之重惕惕然凛凛然懼無以稱之而獨有祀典之舉故凡修備彌文昭格上下使三光全而四時平陰陽調而寒暑順百靈降休禱姓仰德豈區區求詳於制度之末謂能以其名而應其事哉善乎匡衡有言曰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不足以報惟至誠爲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衡之言可以明先王制禮之本意矣

禋祀既舉符瑞昭應　恭禮以告嘉德未彰
居廟既告風雨從順　既祼而往縱心隨啓
三才之奧捷以容物　對越之際儼如天地之臨其上
兩間之和召以信順　昭告之頃森如鬼神之在其側
玩意一形變異隨至　仰而觀之景星慶雲此德之感也
忽心一起災沴倏興　俯而察之醴泉靈芝此德之致也
敬心之啓申休之機也　便殿之居非紫壇祓祀之敘
畏心之生致祥之符也　暗室之中異明堂昭事之誠
神祇順其旨趣　天心不難格惟有常德則天心斯可格
精靈右其蕭穆　天休不易荅惟有常德則天休斯可荅

當以實而事天〇厥今聖明在上所謂應天以實已於平時出治之際見之固不在一祭一祀之間也然天心眷佑有隆無替固宜休祥之駢臻百福之來并而近者金星犯南斗之變雷發非應時之變豈已應未應不當有心於計効耶抑豈天心仁愛人君而變故之時出耶愚謂當此之時尤宜以實應天也既求其實則壇兆之殊不必問也名號之殊不必問也分合之殊不必問也吾所問者合於古人事天之意乎否也得於古人事天之實乎否也苟有一毫之未至則當反而思之求其無愧於天而後可必也暗室不欺屋漏不愧而后無愧於天陟降之間在帝左右而後無愧於天不參以三不貳以二而後無愧於天若天下情不通而閭閻之



原缺

放身丁錢宰臣嘗謂應天之實無以過此今冬雷之異尤甚春雷收聲之後豈宜發聲愚謂聖天子上法兩朝克謹一念尊尚實務毋事虛文則天變可弭而明禋祇祀天地神祇其我鑒而我享矣

主意收結定大計以主祭○雖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人主之所謂孝亦曰重天地祖宗之託思承祧主器之有其人耳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之長子主器是處洊雷之震而不失其匕鬯者也處震而不失匕鬯是可以奉宗廟社稷奉天地神祇而烝禋時宗主三才之地也厥今前星未耀少海尚虛宗英之選今凡幾年內書院之建今凡幾年意者岐嶷天賦學問夙成必有簡

當上心可以負天地祖宗之重任若而儲嗣未正匕器之主尚得爲孝乎孝德未孚祀禮徒蔵尚能感天地祖宗之眷乎明堂禋祀故典特修昭告天地祖宗以申大報以祈洪休必也思震器之有主爲天地祖宗而早定大計則孝德無加於此孝德既孚而天地祖宗錫以純嘏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聖謨廣大朝論敷陳諒亦有及此者草茅賤言幸執事毋賜鄙厭

答天休之有道○雖然抑愚又有獻焉答天之休固在於有常德而常德之要又在於有常心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最易撓也亦最易感也火燃泉達之善一汩於情慾流轉之中則善意間斷而不復續矣是必持守此心如斗斯揭而衆星

拱而後德可常充廣此心如天斯覆而萬物育而後德可常澡滌此心如水斯清而塵不滓而後德可常矣如是則天地之眷祐其不永乎祖宗之右享其不篤乎先儒有曰主一之謂敬此常德之說也無適之謂一此常心之說也愚又敢以為祭也而獻妄論如此幸執事以復于上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語八佾)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易) 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唐崔沔議) 國之大事在戎與祀(左傳) 郊祀者帝王之重事所以報本反始也(晉武帝紀)

歷代事蹟 舜肆類于上帝(舜典) 武王柴望大告武成(書武成) 成王用

牲于郊牛二詔周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大司樂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讀禮春漢高祖入關曰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迺立黑帝祠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畤武帝常三歲一郊宣帝郊泰畤數有美祥成帝即位匡衡奏幷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徙致長安前漢郊祀志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二年初營北郊明帝兆五郊於雒陽後漢禮儀志唐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配顯慶二年許敬宗與禮官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終唐世莫能改也唐禮續志

皇朝典章元祐七年顧臨言宋興以來太祖郊五太宗郊五眞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

惟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享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伏望聖慈圜丘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則四海羣生並受其福議奏神宗元豐六年冬十一月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也紹聖上論天地合祭是非黃履對曰本朝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茲所謂因時制宜也於是北郊之制定郊廟禮文多履詳定焉畧肆哲宗元祐七年顧臨等八人議請合祭范純禮等二十三人言合祭不見於經三省進呈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神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蘇轍蘇頌以合祭爲是范百祿以元豐六年南郊分祀上帝配以太祖未可輕改大

防又以皇帝即位未嘗親祀天地合行合祭之禮爲有名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于圜丘

先正論建 呂誨上英宗曰臣切以國家之大事莫重於郊祭蓋明祭之心尚質崇簡所以稱天下之德也天神之祐咨以靈貺享是精誠而已願陛下宜尚質崇簡以副天心元祐元年蘇轍上哲宗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其於祭也或祭天或祭五帝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之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檢事三歲而後一親祀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按周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若有故不祀圜丘或大事於南郊或大享

原缺

爲尊祖之孝也然而不徒爲是薦享之謂也伏讀仁祖議明
堂之訓有曰朕於祀事務盡誠意而孝宗御札亦有問行嘉
享一犧舉祀之語則所以達其孝者非此誠爲之本乎服御
諸物務從裁簡此皇祐之始議而淳熙之遵行所以示人以
儉也然不敢以天下儉其親也伏讀仁祖議明堂之訓有曰
禮文之煩隨時斟酌而孝宗御札亦有參稽禮文詳究古制
之旨則所以不失其爲儉者非時之有大乎欽祖宗之盛典
則明堂之禮制誠以達其孝而禮之本以立時以酌其儉而
禮之文以行眞可爲萬世法也　吁孝儉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且天地以民物之繇祖宗以社稷之大全付于一人事至
重也因時肆享潔意昭荅固不可無彌文縟典之事然兩間

之昭鑒必有以當其心九廟之神靈必有以慰其望周旋於壇壝則念當及於閭閻雍容於籩豆則慮當及於乜篋徒攷古今之制而不輯中外之福可乎以今時事觀之蛇豕之竊伏可畏鴻鴈之安集無期牧養非人嗷嗷失哺何以副吾君孝治之誠虎旅之雲屯未撤蛙黽之日益難供餽餉倍煩在在垂罄何以副吾君崇儉之實為吾赤子日不聊生有類莫錫何樂也錢穀之問日至廟堂大禮雖備何益也悉意九重宵旰之懷所以對越在天為民祈福者宜知所决擇矣

事料 黃帝接萬靈於明庭唐虞紀五帝於五府夏后氏享祖宗於世室商人曰重屋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漢武封泰山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光武三十二

年初營明堂而未用事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後周採三輔黃圖爲九室隋宇文愷造明堂木樣以議論不決罷之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高宗改元總章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紛終唐之世大享皆寓圜丘通典及唐志

本朝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蘇轍上哲宗

郊恩 (併) 以釐革弊倖立說

策頭 因革有常制當因名而求其實斟酌無定恩當以義而

推其仁達斯道也可以議祀典之終始矣夫自明堂之建古人非徒爲昭格之地布政出令于以端九重之表儀對時立極于以宣一人之旨意故指爲郊禋之所者於詩則有我將之詠指爲王政之堂者於孟子則有勿毀之文其他紛錯於傳記之因仍雜出於漢儒之誦習者無以異同爲據依也然而熙治既久治平浸深於是我朝始有憚郊典之繁縟而從明堂之省約矣夫疑其繁縟而間行之幸其省約而肇舉之則諸軍之賞犒諸臣之奏薦必視郊爲差矣苟不裁之以義而姑息以爲恩則失夫禮時爲大之說矣

策段 昔者明堂之制通典以爲自黃帝始備載於傳記通行於古今國家因之以明堂而代郊祀定於皇祐則以明堂賞

典而叙郊祀賞典因其初意然也使其須循有常則孰得以議之惟其轉相仍襲以恩為例久而增益以侈為宜是以濫弊至今直煩議者之紛紛也今不必改更其禮制而惟遵承其禮意務簡不務繁禮意也則務公不務侈恩意也何得援例而求徇例而予至於無所裁抑於其間乎

且報本反始以昭孝也尊祖敬宗以示誠也越席陶匏以旌儉也明禋休享以通幽也制度不必拘也儀文不必泥也苟其不載於六經則駁乎無以議為也誤曰肇舉彝儀吾懼其瀆對越貳心吾疑其僭必欲以古為準則有皇祐之討論在按而行之可也因名求實何禮不稱惟至於賞給之優渥既不可去而奏薦之頻仍則有可釐蓋軍情非縉紳比而撟典

非士子並何者廉耻可以勵士大夫而不可以責荷戈之徒休戚可以諭凡有位而不可以風武健之卒三歲而郊官至正郎疊蒙殊寵于方襁褓遽領醲恩以至一室之中便蕃異數一人之身賞賚延及此范公所以慨嘆於平時雖不以此而發然亦可以類推矣以義而權其仁又所以救郊恩之濫也

我仁祖屏郤異論斷自淵衷即大慶之殿以行禋祀之禮曰必用宗所以取自新之義祀必有配所以取嚴父之旨凡厥恩賞例從南郊紹興淳熙遵行益謹者在國朝甚盛舉也皇上率循舊典類舉明禋而諸軍之賞給群臣之奏薦乃致煩冗之議愚謂郊祀之禮既殺為明禋之禮則明禋之恩當少

殺乎郊祀之恩該曰邊事方殷兵屯未解厚於賞邊兵可也而內之三衙禁旅外之廂禁等軍何爲一例而優給之卑卒皆請與厚無薄猶云可也而凡百臣子官自正郎以上奉祠而缺食者亦當例而蒙恩該賞其無謂矣不有裁節之法何以救其弊哉

事料 本朝創道之後三歲一郊遂爲定制而建議者始有財用不足之歎矣故自咸平以來有以郊祀經費煩重請行謁廟之禮而推恩賜賚者王嗣宗之言也直以國用不足請因時損益止於大慶殿恭謝天地者司馬溫公光之議也嘉祐判計之臣嘗言郊賚非古請自執政而下少損之而諫臣以爲虧恩傷體然卒執政之臣嘗謂郊祀畢而府臣係之罷賜銀

綃而嗣臣亦以爲恐傷國體林省元文

廟享 (附) 以寅敬奉先立説

策頭 蒼靈戒曉黑帝歸寒此非少陵享于太廟之賦乎齋宮饌玉鬱鬯浮金此非庾信祫于太廟之章乎惟天子以季冬諏日祼于世廟甚盛舉也雕虫篆刻之賦不足以形容雲霏靡艷之章不足以摸寫鯫生無似何足以知之然愚謂一人親享之禮有本有文禮無本不立亦無文不行夫禮固以誠爲貴也苟無以寓其誠而徒曰制度文物可略焉尚得爲知禮者信矣禮有本有文二者不可偏廢也

續段 周公之洛誥成王嗣政而作也一篇之中惟祀典之是紀王之入太室則有祼焉烝于文武則有騂焉有史佚執冊

以告有王賓殺禋以格凡其文物禮典之行史氏必詳紀而
備書之豈顧爲是不憚煩哉亦以人主膺宗祧之重作神人
之主臨祭之頃隱顯交焉齋祓一心昭格上下即此清明之
德放之四海無所不準則於其親享也容可視以爲常而不
之重乎
夫經國之制左廟右社陰陽之別也左亦陽也苟以周爲尚
左果何害於爲陽之義歟立廟於陽求神於陰亦陰陽之別
也建於昭明而祀於幽閟又何疑於求陰之說歟樂先乎灌
所以侑其始也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而宗伯則首及肆獻非
先獻而後灌也特其文之相承然也祭皆裸也所以交修幽
冥也論祠烝嘗在司徒皆有裸而宗伯則獨主肆獻非比裸

而彼告也特其義之互見然也先王先公皆有祭非所以報
本乎司服别其冕矣而宗伯則詳其著者故獨稱先王也嘗
代先代之樂舞皆用非所以昭德乎周廟既奏武矣而周兼
四代之樂故九磬九歌並存也其異同之疑詳略之辨殆亦
若是而已古人於宗廟之祭内心外物兩極其至曰本曰文
無有或遺者豈非教天下以孝道在於此乎
大抵宗廟之制定於先儒之確論而宗廟之敬發於人主之
誠心果孰輕而孰重也若夫陰竹之管龍門之瑟以聲通於
神固微矣角握之牛明水之齊以潔奉於神固敬矣玉氣之
灌薪燎之升以臭達於神亦妙矣然而末也精禋之際薦享
之間周旋升降必有精明純一之誠洞洞乎屬屬乎祭神如

神在也舜格于文祖如見堯焉禹受于神宗如見舜焉成王祀于清廟如見文王焉不如是不足以爲饗昏崇祼享也聖天子奉先思孝精意以享其有不敬乎對越九廟列創守太平之意凜如面命然昭事四宗而興後艱難之訓肅若耳聞也以此交神其有不降格者乎

事料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illegible]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記法 漢高帝令郡國皆立上皇廟惠帝立原廟尊高帝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後漢光武立高廟於雒陽唐中宗神龍元年又立太

廟於東都

本朝太祖建隆元年正月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追尊高曾四代號於是從任徹之言建立四廟

太祖親享者四太宗親享者五眞宗親享者六仁宗親享者七　仁宗康定元年趙希言奏據古僖順三祖當遷若每主爲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堂以今十六間爲更立祧廟逐室各題廟號甲午同判太常寺宋祈言僖祖至眞宗方及六世不應別立祧廟自周漢每帝自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自是室題廟號如希言所陳又建神御殿於宗正寺南　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孫抃等議曰本朝太祖爲受命之祖太宗爲有功德之

宗此萬世不遷者也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眞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禮典矣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祀詔從之繇神宗熙寧五年中書奏太常禮院言奉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而判院章衡等請以僖祖為始祖張師顏等請以僖祖為別廟同知禮院蘇梲請以僖祖附景靈宮臣等伏請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繇六年詔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從王安石之請也繇高宗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巳亥上朝享太廟神主寓於温歲州時薦享委之守臣司封林待聘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

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改吉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洙奉安上行款謁之禮雖

禮樂　附　以和順感通立說

策頭自康衢不聞有詩歌之詠而後世始無樂矣自比屋不見有可封之俗而後世始無禮矣夫所謂禮樂者何必他求哉暴民不作刑罰不試此真樂也卑高以陳貴賤以位此真禮也爰自後世以升降裼襲為禮以鏗鏘節奏為樂於是聖明之制作不克見於後世且積德百年之說兩生之迂談也綿蕞之儀至使叔孫掌之紀其聲音而不明其義一制氏又何恨焉不知定制度與禮樂使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此賈誼

之言禮樂也述舊禮明王制以躋一世於仁壽此王吉之言禮樂也奈何漢世不能行其說耶

策段 契夔之命在堯末之闕逮舜咨九官首及禹稷之事而秩宗教胄必以次第而後舉文武豐鎬之興務以積行累仁而五禮六樂之建必遲諸鳧鷖既醉之時而後粲然周以畢備蓋亦知夫相孚之意熟則動化之妙殆如影響之應形聲自有不言而化不疾而速者矣民未至於和洽道未至於隆盛一旦陳之以簠簋之儀教之以俎豆之數加之以雲門之琴空桑之瑟大音希聲忽奏於聽世所未嘗聞見之中其不駭觀而驚聽者鮮矣以是漢之君若文帝唐之臣若房杜蓋深知禮樂者歟吾於撫摩斯民者有以覩其和順之積非特

倚辦文爲之粗舉者爲禮樂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極順而樂
極和所謂禮樂不過一和順之極至耳試使天壤之間無非
大順則所謂無體之禮在是又奚必玉帛而後爲禮哉試使
覆載之内無非至和則所謂無聲之樂在是又奚必鍾鼓而
後爲樂哉大凡一身和順一身之禮樂也一家和順一家之
禮樂也推之一國天下無非至和大順則禮樂不在茲乎獨
柰何近年以來災沴頻仍妖氣錯遹此方積德回泰之時苟
徒徇禮樂之文爲而不思禮樂之本於和順則是昧昚兩生
積德之説而禮樂終無可興之日也
竊謂禮樂刑政治之大端必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可成孟子

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孟子豈不知禮樂爲化民之本顧捨禮樂而言刑政哉蓋戰國之暇非三代之暇也三代之暇太平無事之暇也禮樂刑政無一日而不修戰國之暇乃幸其鄰國不相侵苟可以寬息歲月之暇也以其苟可寬息之暇而欲行制作之盛典所謂刑政關於中國之安危夷狄之勝負賢材之進退邊備之虛實不知亟加修明之功焉吾恐其閒暇未幾而擾攘已至矣今日天下方回邊警稍息形聲之和未洽而欲興禮樂根本之慮方深而欲修刑政遽則曰今日禮樂固不可廢而今日刑政則所當先虜情叵測去來無常未致成王平淮踐奄之功而欲行成王制禮作樂之典求振宣王南征北伐之績而欲舉

宣王燕喜錫命之儀疆理未同於後元夷狄未聞於慕義而禮文之弊漸消之圖所以侈美觀而耀人耳目者乃欲延出文帝宣帝之上不幾於衒末而忘本哉是有一策明刑政以用今日暫安之暇然後制禮樂以文他日太平之暇

事類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前漢文帝時賈誼以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悉更秦之文帝謙遜未遑也　漢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

用爲急聖人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 隋王通稱蜀諸葛亮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時房玄齡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非爾所及也唐太宗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徵與房杜等並懇恢再拜而退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子良有以也

並按唐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本朝太祖建隆元年竇儼請樂章爲十二安二年聶崇義上考正三禮新圖 開寶四年劉温叟等輯成開寶通禮 太

宗淳化二年和峴請改定文武二舞又命揚徽之等討論入閣禮容　眞宗祥符五年院修禮志又内出樂章十六篇繚

其獻箓收結段等並見第二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八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九

數學門

數學　(附)　河圖洛書　太玄潛虛

五運六氣　律曆　正朔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理與數不相離○有理學有數學吾儒所當講明也易有太極易者理也一生於道一者數也四十有五書之數也五十有五易之數也自圖洩於羲疇畀於禹而天地萬物之變悉該貫而無餘故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數數與理未始相離也後之儒者有因數而窮理則康節是也有言理而略數則二程是也先天之易闡於希夷而邵子得之

太極之圖作於濂溪而程子得之康節之所學者數也三五以變錯而綜之十百千萬演而伸之推究事物之情不逃乎運算之頃有如觀牡丹而知死生聞杜鵑而知治亂此以數言也而有理者寓程子所講者理也無形是道有形是氣才專於氣道生於心研窮性命之原不外乎格物之學有如見兔而起八卦觀撥而知乾坤此以理論也而有數者存天下豈有理外之數數外之理哉

理數交相為用○有造化之數有造化之理言數而不言理曆家之言也言理而不言數儒者之言也蓋數未始外乎理也捨理而言數則拘泥膠固而不通因理以求數則融會貫通而易曉知有區區之數而不知有數中之理是不可以語

造化之妙著矣爰自太極既判動靜既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昭布由是五音發焉六律生焉五運六氣流轉為其為用雖殊其為數雖異而其理則未始不一人位乎中所以貫通乎此理者也河圖四十有五天地之變數也得羲易而數明始洛書五十有五天地之定數也得洪範而數始顯六律六呂之相生得伶倫之制而始辨若夫天有六氣地有五運自黃帝出而臨御以與岐伯雷公鬼臾區之徒難疑問答作為內經而說始著周流變動何有終窮消息盈虛相為倚伏此雖氣數之自然者何往而非理耶

稽古偉議 伏羲神禹之功○嘗遡其初而求之昔者太極未判天地未分一理而已氣且無有何有於數逮夫太極判而

两儀分陰陽播而五行具人物由是生焉然必有上聖先覺之資達天地造化之蘊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亦寓是理於數而用以授之聖人焉龍圖付羲數顯於先天龜書畀禹數詳於日用實有是理而不能不寓之於數雖具是數而未始不本之於理理以立數數以寓理其維持於不泯滅之地則在人焉抽關啓鑰羲肇其初別類分疇禹申其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其得所維持也如此縣一汩陳績用弗成桀一威侮三正隨棄理固無慙治則日否其無所維持也如彼然則皇極治則人極治人極治則天極治使徒區區於數者末抑矣

夫子晚始學易○昔者夫子樂天知命數以不言而會游藝

設教數以不屑而傳非深於數學者不能也而加我數年五十學易若有所待命近於數則罕於言若有所畜是非無見而然也蓋易者性命之書也數者性命之寓也以夫子而學易必遲之於知天命之年以性與天道子貢猶索之不可聞之境則數乎數乎其可專索於數乎專索於數則先知之明推測雖驗亦不過裨竈梓慎之流耳涉想憶度擬議形容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皆精於數者也而理之所在則非徒數之所能盡也

法祖嘉猷 康節二程數學（ ）共惟我朝儒學大明異人並起康節之與二程其學同一源流也明道嘗於試院中推得加一倍法康節爲之驚駭至他日問之則答云已忘非爲也不

可以容易答也伊川與堯夫相處二十年無事不說惟於數則未嘗問之非不問也亦所以容易問也故章子厚欲傳其學而康節不之許邢和叔欲傳其學而康節不之許妙矣哉數之難學而談何容易哉謂正易心法非麻衣之書者非疑麻衣也未得所傳未敢以爲然也編龍馬圖序於文鑑者非輕希夷也取其文蓋以存其書也

經世書精於數○我朝儒先之學以理貫數而不滯於數以數見理而不蔽於理其間雖有象數之學而未嘗梏於形器之粗其能體天地之撰繼大易而興者邵氏之經世書乎今觀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

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黃帝王伯易詩春秋書聖賢之事業蓋其學本於先天其道本於伏羲卦圖此君子之願學也而可以術數取之乎

時文管見 數家牽合之失○且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此天地生成之數箕子用之以序初疇宜也或以六府為主而相勝以五行志為主於相生者牽合也五氣順布而四時行土附四末居中位而為木火土金水此歲時代謝之氣劉向用之以序五行可也至於用五事以配五行援五福以證以驗五事者牽合也牽合之失下夫則相勝相生果盡其應其說如之何而不拘數之用也以理○今夫五行也六律也生成有定序損益有

定制或推始證以致其驗或別三統以正其紀牽合異同沿襲附會漢儒歆向諸人辨之詳矣君子之論則曰懷襄巨浸頓銷於水火金木土穀惟脩之餘五行之叙者理也天神地祇潛孚於黃鍾大吕合奏之頃六律之應者亦理也不然拘於六極以應不極之言惑於林鍾不爲地統之說何益也五運也六氣也甲己戊癸之分其說陰陽左右之辨其候運行之定其數清熱之布其化參合稽驗終始究極自黃帝箕子以來及後儒之推合備矣然君子之論則曰雨暘寒燠潛格於肅乂哲謀之事五運以理應也三光寒暑協順於動靜神聖之時六氣亦以理合也不然溺於太一天符名象之異泥於五常敷和流行之名無補也

非數不足以見理　若粗也而有精者存

徒數亦難以盡理　若顯也而有隱者寓

理在天地先若無而非眞無也　即數寓理而數非强為

數形天地後若有而非眞有也　探理於數而理本固有

不溺於氣數而數以理推

不膠於象數而數以道顯

形而上者謂之道窮數於理者以之

形而下者謂之器散理於數者以之

太極未判三才未分數具於理其理固先天而存

太極既判萬類始形理顯於數其數實待人而闡

知理而不知數則溺於無形者索之於荒唐寂寞之境知數而不知理則固於有跡者未免乎文史卜祝之流

當今獻策

以理之數爲數○皇上嗣位以來水不潤下而江淮爲之橫溢土不稼穡而桑田爲之斥鹵木不曲直而山林爲之童豁加之炎上者以燔灼爲災從革者以戰爭稔禍焱風迅雷流星隕雹雨暘失而爲旱寒燠愆而爲沴凡五行之不得性八風之不從律五位六元之不叶序信有如近年之所見者至於占時推變則非學儒者之所能亦既以涉聞於史傳者分數說以爲對矣雖然不敢專以談數復師問也天地間直上直下惟一理耳理一順則數皆順理一逆則數皆逆矣亦惟理以爲之主涉數以爲之賓言理則必通于數言

數則必取造化自然易見者參之于理使人正側身修行一出于大公至正之理凡女謁故恩近習私親憸壬邪佞皆此理之蠹也絕是數者毫髮無私以此公心行此公理參天理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譬猶元氣既壯外邪自消何必事事物物為之推測哉不然談災異則有劉向之說存推占驗則有京房之學存又奚以云哉

論數若不論理[illegible]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康節之學偉矣雖然學者與其從康節之數學不若從二程之理學數也者順性命之理者也求理而略數數固在其中矣求數而遺理寧不流於幻惑乎故加一倍法明道知之矣至康節他日問之則云已忘相從二十年伊川與堯夫厚矣

至於數學則未嘗一問焉二程之於數學非不能也能之而能不爲也二先生亦爲後學慮矣然則學者之爲學當何如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敬直義方表裏兩盡下學上達顯微一貫一理二氣吾求之太極圖理一分殊吾求之西銘變易從道吾求之易傳若夫元會運世之綱動植聲音之紀夫我則不暇不然以程子之所不學而欲學之亦異於程子矣

合數則理可見○不去數家之三失則自然之造化不明曰牽合也曰穿鑿也曰支離也自其有牽合之失也則破碎經傳假合證援而氣數之說始拘自其有穿鑿之失也則遷就辯說旁曲徑蹊而氣數之說始僻自其有支離之失也則蔓

衍名象繁繁條目而氣數之說益汗漫不可窮詰矣彼造化之自然者本自渾全本自周密本自明白著見所以為是紛紛者三說實汨之也去是三者之失則五行六律之統要五運六氣之綱維可以窺造化之真機矣

生意收結 寧舍數而任理（嗚呼數其可學也而不可泥也伊川與堯夫相處二十年無事不說獨未嘗以數為問學不及數也明道於貢院中推得加一倍法他日扣之則曰已忘志不在數也每觀皇極經世書自開闢以來推其年數以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愚嘗學此矣未敢以數言也希夷精於數矣急流勇退之士乃目為神仙中人向微麻矣指其迷則幾於誤彼胡不即數推之乎

其奚數學之難窮也必有伏羲文王孔子者出而後可以言
數矣
儒當先理後數〇噫經世一書得於希夷先天一圖得於李
挺之嘗觀康節好學挺之造其重而語之曰科舉之外有義
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夫學
而至於性命必不自累於科舉而後可顧思乃自累於科舉
而執事先生忍問以數學為苟或率爾而對則顏狀未離於
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恐遭執事者之斥故不敢以臆度料
想之說而瀆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易繫辭〕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易〕並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左僖十五年〕

歷代事實 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作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赫數傳表〕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前漢律歷志〕記稱大

隸作甲子隸首作數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

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後律晉志至漢造歷始以八十一

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唐志

皇朝典章仁宗皇祐三年益州進士房庶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曰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縱陝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雍以象學授种世衡世衡授許堅堅授范諤昌此一捷傳於南方也

先正論建元祐四年許將上哲宗曰今所建渾儀象別為二

器渾儀占測天度之眞數又以渾象置之密室自爲天運與儀參合

文集菁華 缺

數學二

河圖洛書　以相爲經緯並說

發明 本諸聖經則圖書之數定證諸漢傳則圖書之說通按諸文公易學啓蒙則足以正圖書之舛參諸康節皇極經世則足以驗圖書之衍知斯四者則圖書燦然而天地萬物之妙盡在是矣嗟夫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河以通天而龍馬負圖出焉洛以中土而神龜負書出焉此伏羲神禹所以立極而垂範攷之於易始於天一終於地十則河圖之數十明矣世儒指以爲九者非也考之於範始於初一終於次九則洛

書之數九明矣世儒指以爲十者非也

案 蓋一與六共道而居於北二與七共宗而居於南三與八爲友而居於東四與九爲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此河圖所以示人以其常數之體也伏羲則之以畫卦以一二三四定陰陽老少之位以七八九六定陰陽老少之數虛五與十而不用焉非取諸圖而何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橫十五而五位其中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此洛書所以示人以其變數之用也神禹則之以敘疇五行不言用用自次二而始應地之無一也六極不名十併於五福之九應天之無十也非取諸書而何

自漢儒作傳而有所謂經緯表裏之說河圖雖備數之十然一得九而成十二得八而成十三得七而成十四得六而成十其實則未嘗有十也故以河圖爲經則洛書爲緯矣洛書雖闕數之十然一合九而爲十二合八而爲十三合七而爲十四合六而爲十其實則未嘗無十也故以洛書爲經則河圖爲緯矣天地定上下之位日月列左右之門則位乾坤坎離於四正雷風以動散而相薄山澤以流峙而通氣則位震巽艮兌於四偶然則洛書之表可以敘疇而其裏亦可以畫卦初一之五行固已具天地生成之實數而九疇之子目悉數之則爲五十有五焉然則河圖之表可以畫卦而其裏亦可以敘疇所謂河圖洛書相經緯八卦九章相表裏者蓋如

此

悲夫後之言圖書者何其紛紛也顛倒圖書改置易範其失自劉牧始自一至十積實而爲五十五者此河圖也而反指以爲洛書自一至九積實而爲四十五者此洛書也而反指以爲河圖世儒因之承訛習謬轉相授受而其說牢不可破不有文公明目張膽執刋其訛孰訂其謬學者試取易學啓蒙原圖書一章而讀之則知天地之數不外於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已土不旺而寄旺於四時要必虛其中也然後圖書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伏羲但據圖以畫卦不必預考於書而已暗與之合神禹但據書以叙疇不必追考於圖而已陰與之符如是則聖經圖書九六之數可定也漢儒

經緯表裏之說可通也

雖然有紙上之圖書有胷中之圖書胷中有活法紙上皆陳言矣何者道外無數數即道也心外無道道即心也八卦未畫吾心自有一乾坤也九疇未叙吾心自有一皇極也昔舜有一部韶樂在蟲鳴螽躍中司馬子長有一部史記在名山大澤中愚亦謂有一部圖書在靈臺虚室中康節先生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即此意也試嘗滌神澡慮叩聾於飯立坐拜之閒則河洛之妙其在圖書乎其在我心胷乎倘執事進而教之則月照懐中當有自得之趣

[賢良] 易係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正義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

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李直講云敢問河圖之數與位條理何如曰一三五七九竒數陽也非中央則四正矣坎离震兌之位也二四六八耦數陰也不得其正而得四隅矣乾坤艮巽之位也乾坎艮震陽卦位也則左旋兌坤離巽陰卦位也則右轉竒則先左後右耦則先右而後左坎一震三也兌七離九也坤二巽四也乾六艮八也縱橫而數之皆得十五此有條理不可移易者乎

數學門

數學三　太玄潛虛　以皆擬乎易立說

策題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强而名之是為道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衍而伸之是為數兩儀之所以奠位萬類之所以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不外乎道與數聖人肇而載之是為易子雲作太玄所以明易也溫公作潛虛所以明玄也易之作出於不得已玄虛之作豈亦出於不得已乎自雄之作玄議者已紛然矣獨有於虛乎曰易者經之原也其道與兩難知溫公固嘗云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將升天而可廢其階乎又嘗譬之扶大厦者資衆木明道者資衆說蓋非

特玄論亦虛論也學者由虛以曉玄由玄以究易斯無躐等之患而有漸進之益矣是豈得已而不已哉

【策畧】易之為卦六十有四而玄之首則八十有一虛之名則五十有五易之爻有六玄之贊則有九虛之變則有七易之卦有內外玄之首有四位虛之體有十等易有八物玄配五行虛則兼之以生成之數易始於乾玄則始於中虛則始於玄也易終於未濟玄則終於養虛則終於餘也易之蓍策用四十有九玄之蓍策用三十有三虛之蓍策用七十易之揲也以四玄之揲也以三虛之揲也以十易之占也以動玄之占也以逢虛之占也以變是三者若相戾而不合也反要而語極則實相表裏豈有異哉易之為卦也始於太極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而乘之故極為六十有四焉若玄之為首由一以生三由三以生九九九而乘之斯為八十有一焉至虛之為名則始於五行以天之中數五五而乘之為二十五以地之中數六五而乘之為三十合而言之為五十五焉然則易之卦玄之首虛之名無以異也

易始於乾坤而分於六子於是有八物焉天地奠位知其為乾坤山澤通氣知其為艮兑雷風相薄震巽以卞水火不相射坎離以濟凡此以其體乎八物故也若玄則始於一水終於五土於是有五行焉故首性屬水知其為中首性屬火知其為周礥之為首性得天三之木閑之為首性得地四之金少之為首性得天五之土凡此皆以其配五行也至虛之為

書始於天一終於地十於是備五行生成之數一六致後自泯至昧二七致前自至焱考三八致左自容至舢四九致右自從至羕五十分蠢至四隅艮昭巽庸坤范乾續各有所隸若此以其備五行生成之數也合而論之八物五行及五行生成之用同於取象而已果且有異乎哉

分而爲二卦一於指揲之以四歸奇於扐此則易之揲法也先挂其一半分其餘揲之以三并餘於扐此則玄之揲法也分而爲二左挂右一揲左以十歸餘於扐再分揲右皆如左法此則虛之揲法也易揲以四故取七八九六以定六爻之法玄揲以三故取七八九以定四位之虛揲以十故取左右生成之數以定合體之名是則揲法之同也

嗟夫盈天地之間者無非易散事物之常者無非易通古今之用者無非易謂此爲易而彼非易可乎以七乘七以八乘八以六乘九以五乘五則槩天下之數無非易矣數者無不通之謂也在易爲易在玄爲玄在虚爲虚塗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統而名之曰易焉司馬君實曰凡天下之健者皆乾也順者皆坤也又曰凡宇宙之間者皆易也知此理者可與言易矣晉人作通玄晉人之易也關子明之洞極經關子明之易也邵堯夫之經世圖邵堯夫之易也此皆在我之易也然亦不能無深淺之辨

事料 太玄○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illegible]史以雄非聖人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按子雲法言

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則經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之耳今從之溫公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之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失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測首測宋興都官郎中惟宋幹通為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訪求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乃依法言為之集注

本朝仁宗慶曆七年張揆所著太玄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揲蓍得斷首丑亟斷首準易之夬卦言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帝悅賜又汝州處士孔旼為太玄圖張壁上于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

動者與此無以異也同上溫公曰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易每卦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皆當朞之日易有元亨利正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八九六謂之有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摹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

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說玄

潛虛〇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潛虛總叙氣丌焱天七前行熒地二丨原天一後丁委地六後𠃌末地八左州本天三左而刃天九右川叶地四右十冢地十中乂基天五中體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眾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性凡性之序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

降三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於純終於配天地之道也名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印而瞻之宿躔從度印則爲天俯則爲墜印得五宮俯得十數行者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學智之始也力行道德之始也任人治亂之始也謹于舉趾差則千里竝潛虛本文命吉臧平否凶玄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右之一以挂於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扐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挂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主後立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合蓍

而後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主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凶吉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逆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而始終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於變之中復爲細別也並潛虛本文

觀玄之準易虛之擬玄非謂卦爻象數求以相合也反覆其序軫轉其道雖若與之相戾而終實與之爲表裏者乃所以爲有得也自非好古樂道用心於內超然自得於羲易之旨者孰能進此是知楊子雲深湛之思司馬君寔專精之見皆有以臻夫易之奧也張厚夫識

數學四　　五運六氣　　以人道維持立說

策頭 蓋嘗深探氣數之元紬繹內經之奧而為之說曰五運六氣一中氣之轉旋也大哉中乎其三才之樞紐乎天地非此中何以範圍羣品陰陽非此中何以橐籥萬類聖人非此中又何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為三才之宗主哉吾析言其略夫所謂五運六氣者何也夫造化之所運而入風之和庚證之應也由甲巳之統於壬運終於戊癸之統於火運有終始焉所以相繼有高下焉所以相感此五運之說也由子午丑未之少陰太陽終於辰戌巳亥之太陽厥陰有寒暑焉所以相禪有風火焉所以相化此六氣之設也然而三陰三陽之候必參於左右間氣者所以叶此中也木火金水之間必

平以温土者所以和此中也故曰五運六氣共中氣之轉旋雖然此特氣數之用耳以道制數然後可以全化裁推行之功以理御氣然後可以極裁成輔相之妙故曆象星辰非允執厥中之堯不能序六府三事非府疇建中之禹不能修是則中所間而立者又五運六氣之綱維所謂天地不可一日無聖人者是也

策段 是以在天之氣為六則陽中之陰也在地之運為五則陰中之陽也其高下之相召有如此者陽在天則陰在泉陰在天則陽在泉其升降之相因有如此者在天則始於少陰而終於厥陰在地則始於厥陰木而終於太陽水其先後之論又如此在氣則以君火為尊在運則以濕土為尊其卑高

之勢又如此上則周流乎九呂下則周流乎九野雖毫忽之微而氣運無不存雖俄頃之際而氣運無不行則其變可勝窮哉將以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其妙存乎道其徵存乎法蓋所謂財者財其過也所謂成者行其不及也所謂輔相者因其平氣而調之也歲土太過雨濕流行鱗見乎陸歲水太過寒氣流行疾霧臟鬱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清涼霧露之政火不及夏有清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寒霜之政太過不及之患其驗類此是烏可忽哉

萬物有盈有虛有多有寡有奇有耦皆由乎數而數之盈虛多寡奇耦由乎左右之紀蓋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六氣運乎而天地循乎左右數則從之若少

陰司天而位乎上陽明司泉而位乎下太陰少陽居其左太陽厥陰居其右蓋子午之歲也其上有甲有丙有戊有庚有壬皆屬乎陽是爲太過於數爲盛爲奇爲多爲盈若太陰司天而位乎上太陽司泉而位乎下少陽陽明居其左厥陰少陰居其右蓋丑未之歲也其上有乙有丁有己有辛有癸皆屬乎陰是爲不及於數爲衰爲耦爲寡爲虧聖人於其太過則抑之不及則補之於是味有五味穀有五穀化有五化政有五政有餘不足皆得其平是以火常升明木常敷和水常靜順金常審平土常備化氣協天深百穀數榮此以道運數範圍財成之萬一也

我皇上以道建中以中御氣固足以消惡運而遏亂源調玉

燭而和四時燮嗣位以來有戾於陰陽之正者何多也水不潤下而江濤橫溢土亡稼穡而斥鹵桑田以至爲火爲旱爲雹爲雷爲兵間見層出爲時事之可憂者邇切謂消弭灾變之道要不必他求也亦惟於大本之中加之意焉耳繼自今吾君於一起居一念慮一發政施命必自省曰吾其勿偏於私以窒此中乎其勿流於慾以敗此中乎其勿倚於邪以隳此中乎誠如是則中和致而天地位簫韶作而鳳凰儀仁化與氣以同游八風從律而不奸弭留召和特一轉手間耳

醫術

五運六氣自有天地固已流行至黃帝岐伯鬼臾區始推究其說內經天元紀大論篇鬼臾區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始本神明之府

也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為用也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溫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故在天為氣在地為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土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損益彰矣　五運者甲巳之年土運乙庚金運丙辛水運丁壬木運戊癸火運其運有太少甲為太宮巳為少宮乙為少商庚為太商丙為太羽辛為少羽丁為少角壬為太角戊為太徵癸為少徵　六氣者太陰少陰太陽　少陽厥陰陽

明也　又有司天之氣在泉之氣子午之年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丑未之年太陰濕土司天少陽寒水在泉寅申之年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卯酉之年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辰戌之年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巳亥之年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

數學五　律曆　以交相爲用立說

【斷】古者合律曆而爲一故推測步占無不善後世分律曆而爲二故推測步占爲有差甚矣律曆之可合而不可分也蓋自黃帝命伶倫截竹以爲管人知其爲制律也自命大橈造甲子人知其爲正曆也自今觀之律曆固判然矣然推曆生律則曆不可以生律乎調律之曆自昔有之律曆之相爲

用其來尚矣此無他器數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太史公所謂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者是也今夫陽之為律陰之為呂則十二之陰陽備矣而獨謂之居陰者何哉陰陽二氣往來於天地間而著為躔度散為度數者皆是物也而獨謂之居陽何哉蓋以其交相為用故也

策曰漢世治律如京房實未嘗知律故以十二律相生而謂可以配之朞日而不知律可以治歷而以之配日則出於附會明曆如劉歆三統之紀似知以律而推之曆者然拘於黃鍾林鍾太簇之三者而不知十二母子之相生不可以闕一則失之泥前乎張蒼號為明律歷者而漢世之歷實本於蒼然仍秦之弊習用顓帝文烏足與言律歷之用哉

律本於無形者也且一元之氣潛萌于地施種于泉當是時所謂氣者孰從求之而古之聖人則以九寸之律從而導達之取夫杳冥隱然之間而發於運用變化之際是以日月之運行此歷之事也而一氣之差則日月不能止獨行星辰之伏見此歷之事也而一氣之變不加察焉則星辰之躔緯差之眇忽而曆紀由是而廢壞故律以驗其氣而致之天度必相應而後可以為曆此其居陰以治陽者然也若夫曆則著於有形者也躔度之逆順經緯之贏縮數算有人相與追逐於毫芒之間而正於晦朔弦望之際惟恐乎紀序之小舛然氣始於子達於寅此律之事也而曆實為之節度焉氣發於緹室之灰而日之短長與之相應此律之事也而曆實為之

推古焉故曆者所以參夫律而著其效驗者也此非居陽以治陰者乎

夫律之與曆雖二名也實一致也實葭管以候氣至蓋以驗律或初入月而氣應或中下旬而始應或終月而纔應者此無他律曆之不更相用也考交食以定朔望蓋以驗歷或言食於卯或言食於辰或言食於巳此無他律曆之不更相用也昔在先朝范文正公司馬温公鍾律之議反覆詰難曾無定說律之未易以遽明若此得一王朴而一代之曆遂有所據曆之待人而後正若此今日隸于太常名于星家者不知其幾人也誠能得文正公司馬温公之所以議律王朴之所以明曆者相參而互效之當無愧於羲和之任矣

事始 律○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均厚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湔黃帝作律以玉爲琯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也又有大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皆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焉　漢京房作六十律宋元嘉中太史令功業之增爲三百

曆〇黄帝考定星曆　少皥鳳鳥氏司歴　顓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有重黎之後命羲仲羲叔以掌春夏和仲和叔以司秋冬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則史佚萇保章魯有梓慎晉有卜偃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齊有甘公楚有唐眛道有尹臯魏有石申至秦則更名太史　漢興北平侯張蒼用顓帝歷而晦朔弦望滿虧皆非是武帝元封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言歷紀廢壞遂造漢曆唐都洛下閎等二十餘人以律起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號太初曆昭帝元鳳三年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曆䟽密太初曆第一成帝時劉歆作三統曆章帝元和初造四方歷漢歷凡

四改魏晉至隋曆凡十三改庚曆凡八改而大衍最密

本朝太祖建隆二年王朴撰新曆改名天曆太宗興國二年吳昭素修乾元曆眞宗咸平四年史常等作儀天曆仁宗天聖元年司天上崇天曆慶曆元年修崇天萬年曆英宗治平二年范鎮劉攽考定周天曆神宗熙寧元年沈括上熙寧奉天歷哲宗元祐六年詔新曆以元祐觀天歷爲名高宗紹興紀元曆改爲統元歷孝宗造乾道歷又改淳熙萬年歷寧宗至今用統天萬年曆

數學六　　正朔　　以遵用夏正立設

策題萬物殺鍼垂詩大衆舌消亂折蓄皇樹于雲嘗有是事也天有四時猶地有四方也指東爲西易南以北然且不可

況春而夏大暑而曰大寒乎觀諸天而日月歲時定矣周公作豳之詩流火授衣則用乎夏月夫子春秋紀年係事則冠以夏時質諸聖人而議論之異同也決矣蓋諸儒紛紜之疑則皆祖於三正之說夫聖人繼德紹統將以表一代之正朔新萬民之耳目則首事以起月所以轉移而革新之示不相襲也若夫天運有常序人事有常程各從其類務遵其宜豈容倒施而錯置乎

策段夫用夏之時古今之正理也吾求諸經矣堯典所載星鳥星虛日短日永其實以寅賓爲首與時商革夏正而伊訓所稱但曰十有二月是書以夏時為正也彼謂建寅之説書無明文者特諸儒之拘爾何必泥乎秦雖建亥而臘爲嘉平

仍在歲末漢仍秦舊而紀序歲首亦在十月周雖建子要亦未始有改春為冬之說書王正月蓋以王尊周以正屬夏是春秋以夏時為正也彼謂麟經所書純用周正者特諸儒之鑿爾何必辨乎以流火為授衣之候以徂暑為維夏之時天時之與人事萬世不易是豳詩亦以夏時為正也彼所謂幽風有稱月稱日之異有用夏用商之殊是亦諸儒之論爾何必為之辭乎

嘗謂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是正朔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綱維也然正朔之更革隨時而天之有定時者常在聖經之論正朔雖有異時然得四時之正者終莫能廢且正朔之制莫詳於三代而正朔之以亦莫重

於三代豈古人之惡同而好異哉特遭時或有不同故立制不容於不異此三代之興各以受命之月有事定朔然而須月令而授人時則未有能外夏時而自為也顧今所以深究而明辨獨建寅一說先正其綱而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矣不然夫子以四代禮樂畀之顏子必曰行夏之時而漢唐至今歷法屢改終不越建寅之正五行之樞紐四時之權輿在是也然則欲齊萬物當稽諸天欲揆衆言當折諸聖欲觀千歲當審今日

書纂 史記曆書司馬正注曰黃帝調曆以前皆以建寅為正唯黃帝建子為正顓帝夏禹以建寅為正三代史曆書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探窮則反本劉歆三統曆譜曰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迭為首
天後於子地化於丑人生自寅白虎通曰天有三統謂三微
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以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敬始重本
也陳龍議三微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天以為正
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商以為春十三月陽
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本朝革命亦行夏正太宗雍熙元年布衣趙垂慶言國朝合
為金德望改正朔易車服旗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議
長編夏竦云國家謂湯德為慚周業孔武不足以標表仁義之
化宜乎用夏道躋禹德所以開時令齊閏餘節春夏之和正
曆候之始使告正朔於天下而民知其盛德焉敘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麗澤堂活板印行

姑蘇胡昇繕寫

章鳳刻

趙昂印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九十終